



霍桑名字的由来

◎祝淳翔

柳存仁《外国的月亮》一书中有一篇《程小青》，第二段云：“霍桑这个名字不像是国人的，就是小说里面他的助手和探案的纪录者包朗，也像是翻译来的名称。前者有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的大小说家霍桑（Nathaniel Hawthorne），这里很方便地就跟霍去病、霍光认了同姓。包朗，过去有人说是为了开玩笑，把天笑生的别字包朗孙改的，我看这不像，虽然程、包两人是好友，仍当是西人姓Brown顺手牵羊的拆字格。”

无独有偶。早在1933年1月，在文华美术图书公司出版“霍桑探案汇刊二集”套书的第一册《湖亭惨景》的正文之前，有程小青所撰《侦探小说的多方面》，末一节写道：

自从拙著《霍桑探案》问世以后，有不少好奇的读者和同文友好，曾向我发过种种有趣的问句：“霍桑是谁？”“究竟有没有这一个人？”“他的命名是不是谐声‘吓伤’或是借用了美国的名小说家 Nathaniel Hawthorne 霍桑的名义？”

这里不难猜度，作为程小青的忘年交，柳存仁想来也是向他讨教过同样问题的人之一吧。然而程小青的回答竟是：

我不能不在这里附带解答几句。霍桑命名的来由，真是很有趣的。他的原名本叫霍森。他的第一篇的发表，就是民国初年“快活林”第一次竞赛征文的《灯光人影》。这篇的原稿本写霍森，也许独鹤老友把“森”字给他改了一个“桑”字，或者竟是出于手民先生的好意更改，那已不得而知。当时霍森因着怕登更正广告的麻烦，就也以误就误，直接承认了霍桑。

多月后，上海新闻报副刊主编严独鹤恰有旅苏之行，由苏州星社的“几颗星”程瞻庐、程小青、顾明道和范烟桥等人请他在顾氏家中略尽“杯酒之欢”，席间偶尔讲起各自的处女作，事后范烟桥撰《处女作的回忆》（刊于1933年11月20日《新闻报》），述及程小青的处女作，与前文程氏所述不无重复：

程小青说，他的霍桑探案首次是在《新闻报·快活林》发表的，题名《灯光人影》，当时那个理想的中国福尔摩斯，乃是霍森，不知怎的，给手民排成了霍桑，他见霍桑已露了头角，何妨就错呢？因此以后便写作霍桑。

有趣的是，这实为记忆之误。

2014年末，侦探小说研究者刘臻调阅上海图书馆馆藏新闻报缩微胶卷，写成《程小青之〈灯光人影〉考》（刊于《岁月·推理》2015年7期，署名Ellry），提及日本学者池田智慧2010年已披露“刊登于《快活林》的程小青《灯光人影》里，霍森的名字就是霍森”，进而提出当程小青在《先施乐园日报》连载《江南燕》时，或由主编周瘦鹃或是排字工人误植，将“霍森”印成了“霍桑”。

然则“霍森”二字又是从何而来呢？柳存仁的解释挺有道理。



《一千零一夜》

插图选(17)

埃德蒙·杜拉克 绘

阿拉丁找到了神灯。



“书三藏集记”之误

◎苏姝

陈寅恪在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开篇自述此书之体制是，“微仿天竺佛教释经论之例，首章备致详悉，后章则多所阙略”，并附小注，“见僧祐《书三藏集记》”。

僧祐是南朝齐梁时代著名的律学大师，专著颇多，《智升录》称之为“法门之纲要，释氏之正宗”，其后却大多亡逸了，现存《释迦谱》《弘明集》《出三藏记集》三部。据陈垣说，“三藏者，经、律、论。《出三藏记集》者，记集此土所出翻译经律论三藏也”，则附注的“书三藏集记”应是“出三藏记集”之误，而陈寅恪其他著述，如《高僧传笺证稿本》，又《支愍度学说考》《四声三问》（见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），又《杨树达论语疏证序》（见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），所引均作“出三藏记集”。

1944年12月，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印行，此前陈寅恪的眼疾恶化，亲自校稿或非力所能，以致手民误植，原稿“出三藏记集”，却将“出”看成了行草字“书”，又倒“记集”两字，也未可知，后来各版大抵翻印而已，不作校勘。1954年10月，三联书店“根据1946年商务印书馆的上海版”重印，“校正了原来排印或抄写上的一些错误”，却未发现“书三藏集记”也是错误。1971年5月，南港历史语言研究所将该书“收回自印，烦严耕望先生费神为之校阅，改正误字”，收入《陈寅恪先生论集》付印，又失之于眉睫。而今之通行本大致上也沿误未改。

1954年7月10日，陈寅恪复杨树达函说道，“拙序寄还，并加标点。‘出三藏记集’乃一书名，‘出’即译出之义。下文《贤愚因缘经》上之‘出’字，乃是弟文中所用之动词，故不加曲线（相当于书名号）也”，解释得如此细致入微，惟恐“当今文字训诂之学，公为第一人”的杨树达费解，其书之僻，由此可见，也就怪不得手民以不误为误而读者以误为不误了。



正仓院里的唐故事

扬之水 著
上海书画出版社

本书为扬之水2012—2019年七次赴日本参观奈良博物馆正仓院展览的观展笔记，同时附旅行日记。观展笔记详细解读了古琴、古镜、文房用具、香炉、棋盘、金银首饰等正仓院瑰宝……带着我们品读文物背后的故事、文化，还原历史的原貌，呈现唐人的生活。

红楼梦靖藏本辨伪

高树伟 著
中华书局

作者认为，伪靖藏本的出现，完全改变了1964年以后研究《红楼梦》核心问题的路径。写作本书的目的，意在证明靖藏本出于当代人的蓄意伪造，并揭示其作伪的来龙去脉及产生的影响，以还原这段诡谲、荒诞的红学史，净化红学研究的文献环境。

知宋·宋代之书画艺术

洪再新 著
浙江人民出版社

本书为浙江人民出版社“知宋”书系之一种，旨在为读者打开了解宋代书画艺术全貌及特色的方便之门。围绕宋代书画艺术的价值，主编精选12篇颇具创见的文章，配以精美宋画彩插和《清明上河图》长折页，读者从中可一睹宋韵之美。

香料之路

[英]约翰·凯伊
九州出版社

作者认为香料之路是历史上最惊人的反常现象之一：在任何人了解其范围和形态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，却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。他讲述了香料令人迷醉的原因，无数人的生计仰赖于它，众多国家和民族参与其中，有时更是不惜一战。

《豆棚闲话》唐突西施

◎霍加圣

周作人《历史小说》一文写道：“清初的一部《豆棚闲话》，如介之推西施叔齐诸篇，都写得很好，有他独特的地方，因此又想到鲁迅的《故事新编》，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。”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里没有提到《豆棚闲话》，但他后来一定读过，只是不知是在写作《故事新编》诸篇之前，还是之后。《故事新编》里的《采薇》与《豆棚闲话》里的《首阳山叔齐变节》取材相同，比较一下，一定很有意

思。我孤陋寡闻，至今尚未读到相关的专题论述。

《豆棚闲话》里的《范少伯水葬西施》也是名篇，当时就有“翻驳叔齐”与“唐突西施”并列的评语。小说中，故事的叙述者说：“那范大夫看见富贵家女子打扮，调脂弄粉，高髻宫妆，委实平时看得厌了。一日山行，忽然遇着淡雅新妆波俏女子，就道标致之极。其实也只平常。”故事的结局是，范蠡带着西施扁舟五

湖：“那范大夫心肠却又与向日不同了：与其日后泄露，被越王追寻起来，不若依旧放出那谋国的手段，只说请西子起观月色。西子晚妆才罢，正待出来举杯问月，凭吊千秋；不料范大夫有心算计，觑着冷处，出其不意，当胸一推，扑的一声，直往水晶宫里去了。”

止庵说：“我读过的中国古代小说里，《豆棚闲话》大概算是最冷峻、最黑暗的了。”此言不虚。